

中篇小说

2017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上]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漓江年选 ■ 品质阅读 ■ 恒久珍藏

马金莲《旁观者》

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

黄茜《流杯池》

蔡骏《猫王乔丹》

张悦然《大乔小乔》

西元《壁下录》

蒋胜男《海盗郑一嫂》

周李立《设防》

陈仓《摩擦取火》

老藤《黑画眉》

漓江出版社

中篇小说

2007年中国年度中篇小说选

（2008年1月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
2007年中国年度中篇小说选
（2008年1月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
2007年中国年度中篇小说选
（2008年1月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

2017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上]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漓江年选 ■ 品质阅读 ■ 恒久珍藏

◆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上]

- 001 / 银子岩 姚 辉
041 / 旁观者 马金莲
072 / 雄鸡一唱 叶 舟
125 / 向西，向西，向南 王安忆
173 / 双十一 林那北
207 / 流杯池 黄 茜
243 / 猫王乔丹 蔡 骏
299 / 大 树 张 忌
342 / 大乔小乔 张悦然
383 / 母 亲 曹 寇

[下]

- 413 / 六 根 杨丽达
452 / 六渡桥消失之前 谢络绎

497 / 此事无关风与月 李清源

526 / 父亲的婚事 张学东

571 / 壁下录 西元

623 / 海盗郑一嫂 蒋胜男

661 / 设防 周李立

702 / 空山 东君

752 / 摩擦取火 陈仓

801 / 黑画眉 老藤

829 / 后记

831 / 附录

银子岩

姚 辉*

窝 棚

银子岩东面的石壁上，刻着一幅比较潦草的窝棚图。数一数，那杉木搭就的窝棚大致由二十九道划痕组成：尖顶，有些歪斜，一根黑木支棱着，逼出四望茫茫的天光。棚上，盖着些杂乱的老麦草——或许也可能是茅草，以及其他什么。窝棚正面高悬一细篾窄帘，很破旧的样子，微卷，经不起太多遐想。然后，你会看见窝棚左侧伸出来根长竹竿，上面挂个黑乎乎的黑东西，人说是个铁风铃，仔细一看，还真的就是个风铃。铁打的叮当声，似乎响着：叮当，叮当，似乎很舒朗，又或者，很密集。

谁也说不清这窝棚图是谁刻在岩壁上的，也不知道刻凿的具体时间。但很久很久以来，银子岩黑黢黢的岩影上就日复一日地颤动着这幅嶙峋斑驳的窝棚图了。喜欢捻着白须半闭着双目说话的许不疾老夫子常半闭着双目说：“窝棚图？那可是上了麻河县县志的，那也是上过不少书的。前些年还有不少人专门跑来，撅着屁股在银子岩上反复拓印那图呢。”

* 姚辉，汉族，1965年生于贵州仁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参加1999年《诗刊》社“青春诗会”。出版诗集《两种男人的梦》（二人集）、《火焰中的时间》、《苍茫的诺言》、《我与哪个时代靠得更近》（中英对照）、《在春天之前》、《另外的人》，散文诗集《对时间有所警觉》，小说集《走过无边的雨》等，部分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许不疾老夫子的樟木箱底里，就存着一张古旧的窝棚图拓片。

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许不疾老夫子仍记得送拓片者说过的那些含含糊糊的话。那些话有什么含义呢？许不疾老夫子捻着白须，想了又想。

银子岩下，斜着一大溜弯曲的街。

许多年前第一个在银子岩下小土包上搭窝棚的那人，肯定是很难预见到而今眼下这一片人烟缭绕的场景的。

这片街叫望前街，是麻河县大岗乡政府所在地，计有三百零九户人家，三十六个姓氏，一千六百多人丁（许不疾老夫子喜欢把人口叫作人丁）。为啥叫“望前街”？望啥子“前”？许多人都会对问询的人木然一笑。许不疾老夫子也总木然笑笑，但笑得好像颇有些值得笑的深意在焉。

望前街有九个大姓，曰：赵钱孙李余夏胡张许。许不疾老夫子的姓氏按人丁数排在倒数第一。“但我们许家是最早落籍在银子岩下的，有祖坟山上的碑刻为证。”许不疾老夫子说。许不疾老夫子最近身体有些微恙，他信不过那些花花绿绿的西药片，便自己去山埂上扯了些草药熬着喝，好像渐渐喝出了些许名堂来，话音间，总闪着点绿油油的野意。

许不疾老夫子快一百岁了。“银子岩上的窝棚图好像残了一块，是被黑鸟啄的吗？望前街的人可要留心了，窝棚图还会残下去的……”许不疾老夫子接着说。

“我要把那成卷成卷的白云，选一些刻在银子岩上去。”许不疾老夫子又说。

窝棚图上方的岩壁上，镀着一道凛冽的晨光。

赵大黑在银子岩下的枯草丛中找寻着什么。草深且乱，赵大黑找寻着，显得有些伛偻。

赵大黑是望前街的首富，长得虚胖了点，半张脸也常露出五十元版人民币般浅浅的色泽来。前些年，赵大黑和他的两个儿子开了家理发店，独门生意，

好做，又兼卖点散酒油盐茶烟糕点之类，渐渐就有了不少积蓄。积蓄到了一定时候，赵大黑瞅个空，一猛子扎到县城，带了几个袅袅婷婷的按摩女回来，又重新打下了一方香艳的天地。他家的霓虹灯是望前街最早的霓虹灯，他家后檐下田角里扔弃的口红、套子，及其他什么也是极为嫣红姹紫的……时不时，一个咧着嘴从霓虹灯下闪出的年轻人被他母亲一把死死揪住，再被一直骂过街角。赵大黑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就着灰暗的天光，打一个饱嗝，再扬一扬手中也学得骂骂咧咧的鹦鹉，将半盏绿茶，慢慢嚼进肚里。

风，卷过银子岩。杂草丛里的人影，一晃一晃，似被抹了层薄油在上面。赵大黑抬起头，看见了不远处的二儿子赵好。

“找什么蛇皮？蛇毛都没得一根！”赵好说。

“给老子再找！”赵大黑说。

那就再找。

“爹！爹！这里有长蛇蜕的皮壳……”一个声音从岩头边撞出来，是大儿子赵浪在喊。

赵大黑很高兴。拨开杂草，赵大黑和赵好爬到赵浪身边，张了眼，向岩头上望去。

一张窄窄的蛇皮，正被风声，斜钉在窝棚图右侧的石砌缝里。

木 剑

钱二喜欢把胖胖的身子搁在竹凉板沙发上，听戏。

听老川戏。“诶呀”一声，铜锣在悠长的咏叹里打着旋，钱二搔搔头皮，瘦手舒卷，将望前街的黄昏，叩出一片合辙押韵的颤响。

钱二跟着影碟机在唱：

一群黑蚁嘛过九州，万只黑蚁哟起高楼。

凭谁试问那黑蚁事呀？浊酒一杯说沉浮。

据说这剧目叫《黑蚁传》，是清初传下来的戏了。戏很老套，一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之类的旧貌，但因为有了一窝黑蚁为戏中事做见证，调子便牵心扯肺的，有些抓人，与平素听惯的川戏有着绝大不同。而且，《黑蚁传》的故事据说就源自望前街所在的麻河一带，所以当地及周遭的人大多能哼上几句，但也大都哼得很零碎。

钱二对此戏却是倒背如流，可以唱全本，唱得也丝丝入扣。钱二是个戏篓子，杂七杂八的，篓里什么戏都装一点，然后，再装一点。据说钱二唯一一次在望前街的元宵灯会上上台表演川戏，唱的就是这出《黑蚁传》。

钱二唱《黑蚁传》时，手里握着柄木剑。

木剑微弯，是榆木做的，剑柄上刻着道粗粝的蛇形纹。

其实《黑蚁传》原剧情中是没有木剑的，但钱二认为该有，满世界找了又找，还真巧，一场大雪压塌了山墙外的牛圈，钱二便从扼断的牛圈梁上找来了这把难辨来由的榆木剑。

剑很趁手，沉沉的，攥在手里，舞一回，仿佛那一声声“咿呀”，也被舞出花来了。

剑气荡然，大家齐声喝彩不止。

许不疾老夫子从剑影里，却窥出了许多暗黑的蹊跷。

办元宵灯会出钱最多的人是赵大黑，就是他生拉活扯让钱二登台表演川戏的。钱二和赵大黑是连襟儿，就着一个锅吃过饭望过明晃晃的太阳。当然，钱二也是在赵家溢彩的霓虹灯影里穿梭得比较多的人——满嘴川戏的钱二，也帮着赵大黑沿山绕水地找过蛇皮，他还真找到过四张非常完整的蛇皮，一张是菜花蛇的，一张是乌梢蛇的，另外两张，都是水蛇的。

赵大黑从初秋一直找寻到冬末，总算把需要的十二张蛇皮找齐了。他要配

一服药，十二张蛇皮只是药引子。按照孙医生孙眼镜的说法，找齐十二张当年蜕下的完完整整的蛇皮，再配上他孙家的独门秘药，赵大黑的“尿虚症”便可治而愈之。

赵大黑拎着皮纸卷裹好的十二张蛇皮出门去找孙眼镜时，钱二刚好来到姓赵的霓虹灯下。赵大黑看了钱二一眼，说：“我要去药店抓药呢。”钱二说：“你去你去，我剃个头就过来。”

钱二剃完头还没来得及直起身子，赵大黑已拎着三大包药回来了，脸色有些黑。“怎么了？”钱二问。“狗日的眼镜！说这药每月必须吃三服，每服吃十天，最少要吃十二年呢……”

钱二差点伸出了半条舌头。“那就吃嘛，只要病好就行。”钱二说。

“好个尿！狗日的孙眼镜，想把我熬成老药罐！”

恰好大儿子赵浪从里屋出来，便接了父亲手里的药，说：“管他呢，只要能治病，吃十二年就吃十二年。”然后进屋，找药罐熬药去了。

“你说孙眼镜是不是在涮我的坛子，丢我的吊钱，让我上当？”赵大黑盯着钱二问。

“可能是，”钱二说，“更可能也不是。”

“呸！你等于没尿说！”赵大黑说。

“但药当吃还是要吃，病在你自己身上呢，别人又替你刷不下来。”钱二又说。

许不疾老夫子总记得那柄木剑中隐含的某种光芒。

许不疾老夫子翻出八十多年前送他窝棚图拓片的人离开银子岩前留给他的几页毛边纸，又一次在纸上，看见了曾被钱二舞得有些怪异的那把木剑。

那人也姓许，却一直未说出自己真实的名字。那时，望前街还被叫作“守银坡”，坡上只有数十户人家，东家做面条西家熬黄糖的，也有些街道的模样了。那人在银子岩上前前后后转悠了三年多，乡人对他早就熟悉了，都叫他“老

许”，也大都知道他岩前岩后转悠的目的。看他转悠得久了，有人就打趣道：“老许老许，银子从石缝里冒出点叶尖儿来了没？”

老许有些赧然，冲银子岩打个哈哈，就算答过话了。

那时，跟着老许在岩上转悠得最多的，就是十多岁的少年许不疾。许不疾是个孤儿，一个人在岩壁下的草棚里住着，虽族中也有人不时照顾着他，但却少了其他孩童需要接受的种种严格管束，所以就每天跟着老许爬岩。除了爬岩，老许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事可做，于是就给许不疾讲古，摆龙门阵冲壳子，教他识字。没想到许不疾还真认识了不少字，据说很快就比守银坡已上了九年学的李明久认字还多，真不知人家老许是怎么教的。

后来，临走了，老许将窝棚图拓片和几页毛边纸交到了许不疾手里。

老许对许不疾说起了木剑之类的事。

“我是在到银子岩的第一个夜晚丢失这柄木剑的。”老许指着毛边纸上的图案，对许不疾说。“……我在这里找了三年多了。别人以为我是在找岩隙中的银子，是的，我想找银子，但我更是在找我丢失的木剑。”许不疾看着老许有些戚戚的脸。四周一片静寂，好像有老泉在什么地方，吐吐舌头，啸了一声。

老许说：“这是我们家传了很多代的木剑，它与这座银子岩有关。”

许不疾觉得老许的故事有些无聊。“不就是说银子岩里藏有大量银圆的事么？守银坡的人哪个不知道这事？”许不疾说。

“是的，大家都知道，祖祖辈辈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能找到那些银圆！没有人！已经找了多少代了，没有人能找到！”老许说，“除非能辨认清楚木剑上隐含的秘密。”

“你看，这剑柄上有个让几辈人都猜不透的蛇形图案。这是我先祖画的——我先祖最明了银子的事了——虽然与剑柄上的原图没有差别，但你要看过真正剑柄上的图案才会知道它有多神奇——你不管朝哪个方向转动木剑，那蛇芯都始终正对着你。”老许说。

老许说：“找不到木剑，对不起祖宗，更不消说还要想法子去寻那些银子了。我想先回老家去一趟，你替我留心着，看能不能寻着那剑，我会很快回来的。”老许将叠好的几页毛边纸塞在许不疾手中。

草棚顶掉下只虫子来，好像被油灯的火倏地燎了一下。

望前街

望前街被叫作望前街，是民国后的事了。

这之前，这个地段一直被称作守银坡。“守银坡”的叫法源自何年，已不可考。但若说是起自许氏先人在银子岩下搭窝棚不久之后，应当是说得过去的。

许氏先人为什么会卜居于此？当然是为了那些传说中的银两喽。守银守银，守的是一种找到银两的机会，守的，就是银子呢。

首先，当然是要守住那座高高大大的银子岩。

银子岩是一片绵延峭拔的岩壁。站在望前街头，你必须仰着头转上小半圈，才能看清它的大概来。银子岩当然是比较经得住看的，看久了这白光闪闪的岩石，或许你也会生发出无数的遐思——不过大约所想仍然与那些子虚乌有的银两有关吧。

而许不疾老夫子是从来不会将那成摞成摞的银两乌有化的。他的祖先最早来到这里，在岩壁下的山包上搭出本地第一个窝棚，他们把一种坚韧的守望刻在子子孙孙的血脉里，他们的灵肉中滚动着一大片银子般闪光的陡峭岩石……然后，再有人循着银子的传说聚过来，也在坡头坡脚搭起更多的窝棚。也许，某一天，有人看着四起的炊烟，就随口说，这地段，该有个名字了，既然大家都是冲着那些银子守在这里的，干脆就叫守银坡吧。然后，有人咽气了，酸软的手自银子岩周遭无望的静寂中滑落下去；有人出生，呜哇一嗓子，哭出满天霞彩。你不能说这一切均与银子无关，你不能说因为这纠缠无尽的生生死死，那些银子就应当被忽略，被遗忘，被诅咒，被责难，被唾弃……

更何况，许不疾老夫子还看见了那剑。

是的，他花大价钱从钱二手里买下了那柄榆木剑。

他拿着木剑在窝棚图下的岩壁边，走着。

这是一片谁都熟悉、谁都诅咒过的偌大岩壁。九大姓，三百零九户人家，一千六百多口人丁，如果加上坟地里腐烂的那些累累骨殖，望前街这近三百年来，已有数万人被银子们缠裹过、撕扯过、煎熬过、伤害过了。

还有那些从外地跑来临时碰碰运气的人，多则数年少则数月甚至数天，他们风尘仆仆而来，在守银坡上安顿好自己的脚步，把自己的渴求混入早就守在这里的人群的渴求中，然后，失望地离开，或者死去。

老许离去已八十多年了。老许一去不回，像一个比银子更虚渺的传说，也像是泊在泥泞中的半抹花影，被风一吹，噗地一闪，就消了踪迹。

但望前街没有人比老许更了解、熟悉银子岩，他说他是扛着银子岩的秘密前来找寻银子岩的，这个最早拓印窝棚图的人，这个住在许不疾草棚中仿佛一天到晚都嗅着银子岩深处银两气息的人，对银子岩上的每一处罅缝、每一个洞穴、每一道沟痕、每一丛林木均斤斤计较，知根知底。他曾对许不疾说：“山坳右侧岩穴上的那棵树很是奇怪！整座银子岩的树林里，只有这一棵樟木，且是歪歪扭扭的。我查看了樟树周围的土、石、山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棵树仍可能真与那些银子有关，至少，可能是指示银子的一个什么标记……”

老许还说：“银子会睁着眼睛睡觉，它始终在盯着你，看你诚不诚心，看你脑袋瓜里有点糟糟儿没得，看你是不是会憨痴痴地把它尖刃般的绿焰整熄火。银子会打哈欠，沉在岩石与土层深处，也打，更要打。那哈欠，可能很轻，很微，很细，很浅，你要随时尖起耳朵听着，不得有一丝半毫的差池。你不能随便错过老天可能会赐给你的好运气。”

许不疾听出了满嘴的口水。老许说得有些困了。

老许的脸上，有一缕比较倾斜的天色。

许不疾老夫子用木剑划着自己左臂上的黑皮肉。

皮肉上露出些白白的划痕，但不痛，甚至不带来什么明显的感觉。皮肉已经很老了，皮肉的苍老比岩层有过之而无不及，皮肉苍老得生疼生疼的，而岩层呢，则只能苍老得比较虚无。

许不疾老夫子看着剑柄上的蛇形图案。这蛇，生得的确怪异，身体呈一种反复折叠状的弯，望上去，简直就是一根被扭了几扭的窄纸条。年岁久了，蛇形显得有些残破，所以愈发显出异状来。蛇可能是条好蛇，但藏着过多的猜想，就难免让人犯怵。

是的，你可以清晰地看见那条微曲的蛇芯，不论你移向何种方位，那嘶嘶作响的蛇芯始终正对着你，正对着你的脸膛凝望。剑柄上的蛇形图案在许不疾老夫子的手里发烫，好像整个银子岩偌大的空旷与黄昏都属于那条嗤然的蛇芯，属于蛇芯之上不倦而浮动的云影及斜风。

许不疾老夫子从十几岁跟着老许识字起，就坚持一日不落地记流水账日记。到如今，许不疾老夫子的日记已垒了差不多有小半间屋——许不疾老夫子被长久的日子淹着，被一大堆毛边纸、白粉纸、打字纸以及软壳、硬壳笔记本之类撑起的日子硌着，被那些涂涂改改的花红草绿的日子撑着……许不疾老夫子偶尔会独自对着大堆的日记出一会儿神，然后，拍拍日记本丛中的尘灰，又把浑浊的目光，朝银子岩一股脑儿地扔过去。

在老许临走前一天的日记里，少年许不疾记下了“守银坡”改名的事。

老许是在那个黎明找到街长李百乐的。当时，李百乐正蜷在门口的草凳上，吸叶子烟。老许走过去，对街长说：“老李，我要暂离开一阵，但什么时候能回就说不清楚了。在守银坡停留了三年多，我感谢你和大家接纳我。守银坡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地名欠妥帖。你想，大家祖祖辈辈两三百年聚在这银子岩下，守银找银，结果守到什么了呢？找到什么了呢？只守出了这一条街啊。这街是这里的世代代一土一石修造起来的，重要着呢。所以我提议把地名改改，至少改得隐晦些、好听些，别总是银啊银的惹人笑话。你说呢？我建议改成望前

街，‘前’虽然也能让人想到银子想到钱，但总还是前方的意思、前途的意思、前行的意思，是吧？你说呢……”

黎明深处突然飞起几只雀鸟。李百乐点了点头。第二天，老许离开了守银坡。从此，守银坡就改叫望前街了。

银子岩的影子有些慌乱。

许不疾老夫子坐在岩沿边，像一棵虬曲的树，手里握热了那柄沉沉木剑。不远处，是那棵曾经被老许反复猜疑、查证的樟木。樟木临风，却依旧探出些铁打的静谧来。樟木的阴影卷得稍显松散。

许不疾老夫子左臂上，一道被木剑划出的白痕，正渗出暗黑的血渍……

白 马

许不疾老夫子想在银子岩上刻一些白云，由来已久。

刻一些马一样的白云，一团一团的白云。风吹不灭的白云，把祖坟上的空旷撑成白云状的白云。

许不疾老夫子最喜欢骏马状的白云。

许不疾老夫子不属马，他那落户银子岩下的一世祖也不属马，虽然一世祖是揣着罗盘骑着匹白马从远方来到银子岩的。

那时银子岩还没有名字。在万山丛中走着走着，一世祖好像听见布袋里的罗盘嘶叫了一声。

的确是嘶叫了一小声。

好像。

一世祖一趔趄滚下马来，拍拍马脚下的土地，流出两行热泪。转过身，他看见了那一溜逶迤的、冰凉的、白白的陡峭岩壁。

那片白得发亮的白！

呀！一世祖说。呀！一世祖又说。

“你就是匹银子岩。”一世祖再说。

马在他的身后，也昂首，嘶叫了一声。

望前街刚从一片深深的雨雾中浮起来。

许不疾老夫子为何总是喜欢马，喜欢白云般卷来卷去的马或者马一般的白云呢？

许不疾老夫子常常把梦中见到的那些白云或者白色马匹当作一世祖。近来，许不疾老夫子总有一些恍惚，风一般的恍惚。有时，这样的恍惚宛如一滴水被搁在了松香中，渐渐变硬，渐渐露出圆润的光泽。

许不疾老夫子也在一世祖的墓碑前学着钱二的样子舞过那柄榆木剑。钱二真是钱二，把剑一舞，就好像减了自己成打的斤两，将自己也舞成了一把瘦剑。狗日的那剑，舞得好，真好。

钱二在《黑蚁传》的腔调里，舞着那剑，四围一声呐喊。你听，铜锣也绞出烈风来，一股劲地揪你肝肺。在璀璨的剑光中，黑蚁散开，散成一圈星斗的形状。你看钱二，颈脖甩下半升汗滴。

……墓碑上的字早已剥蚀，可许不疾老夫子背得出石碑上的所有文字。银子岩下的许氏一脉由此碑起始，至今已历经三百年。你查查那些黄昏那些黎明，你就知道多少黎明多少黄昏已经被碑石压碎，被碑文划痛了。

许不疾老夫子舞剑的影子有些好笑，慢，缓，盖过半截即将僵过去的蚯蚓。

望前街一代又一代的人，都知道和传诵过白马的事。

简而言之，就是很久很久前的某一天，某个黄昏，有人看见一匹白马，从银子岩中猝然跃起。那白马，似乎呱呱地嘶鸣了几下，然后，在空中，停了好长一刻。

白马似乎有很长的尾巴，那尾巴，时扬时落，划响一大茬纯白的风声。白

马的鬃毛在略显昏暗的黄昏里，飘曳，卷动无数耀眼的白光。

看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惊愕——

白马渐渐隐去，宛如一片由银锭打制的特异空旷。张望白马的人突然愣住了，想起银子岩及宝藏的事，遂一片声叫起天来。

“这马是银子岩里的银子变的呀！”

白马融进天幕。

“银子都跑尿了呀！”

银子岩依旧静着，一种空落落的静，挠心的静。一千人，望酸了时辰，望痛了渴望。

在日记中，许不疾老夫子曾多次提到过银子变成白马的事，有时是慨叹，有时是考证，有时是猜测，有时是否定，有时是质询，有时是失望……在许不疾老夫子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迹中，银子岩始终静默如初，它不泄露什么，也不浮现什么，除了那匹属于传说的白马，除了白马眨眼间消失无踪的那种“浮现”。

谁也说不清银子岩上到底有没有真出现过白马的踪影。

风声总在苍老，但这样的风声，绝不会比升向苍穹的那匹白马苍老得更快。

许不疾老夫子后来将银子岩下的一座无名小土堡，叫作“马冢”，算是给那匹载着许姓一世祖到银子岩的白马定了一处归宿之地。一世祖是个堪舆师，一个特殊的撵山匠。多少年前，他将一只罗盘塞在布袋中，牵一匹白马便上了路。一开始，他走过的山水几乎都难以被称作真正的山水，直到他勒马银子岩前，耳边突然响起了罗盘低低的嘶叫。

罗盘在腰间嘶叫，在白马和开阔的天色间，嘶叫……

他颠下马来，被大片银色的岩影撞了个满怀。他大叫一声，拍响脚下的土地，像个孩子一样，流下了黄土般灿烂的泪水。

白马在他身后，伫立，噙着半嘴汁液四溅的青草。